

第七十九章 一個宮女的死亡

書名：《慶餘年》 作者：貓膩 字體：+大中小-

二月裏來是春分，花開花落依時辰，未到百花朝天時，暫借巧手種春魂，這春之意，春之魂種在何處？便是種在人們的衣裳上，那些花瓣招展，蓬蓬疊疊的金邊繡花裏。

頭一天，東宮皇後娘娘指名要的西洋繡布終於進了宮，攏共不知道多少匹布，卻是勞動了宮裏不少太監，在宮外調布進來的是洪竹，但像今天分放這種小事情，這種需要體力的小事情，他自己卻懶得去做了。

他呆在東宮的正殿裏，注意到太子並不在，一邊小意拔弄著香爐裏的黃銅片，免得香燃得太快，一麵小聲吩咐那些宮女勤快些，趕緊著把那三層棉褥子鋪好，因為皇後娘娘呆會兒便要看書了。

不多時，一陣香風拂過，內簾掀開，眉如黛，唇若丹，擁有一雙流波丹鳳眼的皇後娘娘有些懨懨地走了出來，斜倚在矮榻之上，喝著泡好的香片兒，看著手裏的書。

書是澹泊書局出的集，雖然皇後娘娘極其痛恨範閑，懼怕範閑，但是在日常的消遣中，這位國母並不願意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質。

略看了幾頁書，皇後的眉頭皺了起來，不知道在想什麼。

洪竹這時候正在皇後身後替她捶背，那雙洗的格外潔淨的小拳頭，輕重有序地砸在皇後單薄的身體上。皇後向來喜歡洪竹得趣小意，服侍周到，尤其是這一手捶背的功夫，但今天卻沒有如往常一樣閉著雙眼享受，而是盯著麵前的書冊發呆。

“娘娘想什麼呢？”洪竹微笑著說道。

宮中的太監宮女們和這些貴人比起來，就像是泥土中地螻蟻。所以一般的人們看見皇後娘娘之類的貴人總是大氣也不敢出一聲，一味的怯懦恭敬，恨不得把自己地手和腳都全縮回去。

但洪竹曾經得過範閑教誨，自己也感覺到。這些貴人們看似位高權重，錦衣玉食，沒有什麼不滿足的，可...偏偏就是這些貴人們容易感覺宮中生活苦悶，寂寞難安，喜歡有人陪著說說話。

洪竹從在禦書房裏當差時便和一般的小太監不一樣，他並不會永遠低眉低眼，時刻不忘擺出一副奴才像...而是恭謹之餘，行事應對多了幾絲坦蕩之風。

其實這個道理很簡單，宮裏的貴人們也是需要說話的。而她們的身份注定了沒有什麼知心人可以交流。而一直陪伴在身旁的小太監如果能夠不那麼麵目猥瑣，行事扭捏可嫌，她們的心情也會好許多。

所以洪竹才會得了那麼多貴人的喜愛。包括皇後。

皇後似乎已經習慣了與洪竹說話，歎了口氣說道：“隻是在想...這老在宮中也嫌厭煩，姑母這兩天總在吃素念經，本宮也沒多少見她的機會。”

洪竹笑著說道：“奴才陪娘娘說會兒話也是好地。”

口中是一定要說奴才的，可是臉上是不能擺出下賤奴才的樣子。不然主人家見著下賤奴才了隻會有抽他耳光地**，斷沒有與他交流的想法。

“你能說些什麼？要不還是和前些日子一樣，將你幼時在宮外流浪的日子講來聽聽？”皇後有趣說道。

洪竹家族被貪官害得家破人亡之後。他與哥哥二人逃往膠州，在那些年裏，不知道吃了多少苦頭，見了多少人間悲歡離合，說起閱歷來，真是比這些自幼生長在王侯貴族家的貴人們，要豐富的多。

尤其是他每每講地乞丐秘聞，江湖上的小傳言，民間的吃食玩樂。落在皇後地耳中，顯得是那樣的新鮮有趣。

而今日洪竹講的當年流浪路上聽到的真實笑話，和妓院裏的姑娘有關，隻是畢竟身在皇宮，聽故事的人乃是一國

之母，所以洪竹講的是格外小心，不敢說出太多露骨的話語來。

然而皇後聽著這個故事，眼中流波微動，微微一笑，心裏卻覺著有些好玩，趕緊打了個啞欠掩飾了過去。她在洪竹身前，洪竹自然看不到，他隻是覺得皇後居然沒有阻止自己繼續說下去，有些意外。

他畢竟年紀小，哪裏知道，就算是再如何神聖不可侵犯的貴人，其實腦子裏想地東西，和市井裏的婦人們沒有什麼區別。

故事講完之後，皇後歎息說道：“民間的孩子確實過的挺苦，不過也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洪竹訥訥笑道：“苦著哩，娘娘是何等身份的人，自幼...”

這便很自然地將話題扯到了皇後的童年生活，皇後一時間有些失神，想到如今的皇帝陛下，在自己幼時，還是那個不苟言笑的表哥，似乎也有偶爾在一起的快樂時光，隻是後來...怎麼變成這個樣子呢？

她馬上又想到自己家族在那個京都流血夜裏付出的代價，情緒開始不穩定起來，漸漸多了幾絲哀怨之感。

洪竹小心翼翼地控製著說話的分寸，用餘光注意著皇後娘娘睫毛眨動的頻率，又把講話的內容深入到童年時皇後那些小玩物身上。

皇後這時候正在心中警告自己，而且也不可能和一個奴才講太多自己的事情，聽到他轉了說話，心頭也自一鬆，便如數家珍般地數了起來。

總之不知道轉了多少彎，洪竹終於成功地、不著痕跡地讓皇後想起了一件玉玦，一件當年從娘家帶進宮中來的玉玦。

...

皇後比劃著那個玉玦的大小，笑著說道：“那塊玉的質色不錯，當然比不上大東山存著的貢品，不過放在一般王侯家也算是難得的品質...對了，那是先帝爺賜給本宮娘家的，所以上麵雕的是皇帝製式，也不可能拿到外麵戴去，一直都收在衣裳裏。”

皇後有意無意間指了指自己的胸口，雖然穿著厚厚的冬衣。可是那手指依然陷進了豐盈裏。

洪竹輕輕吞了口口水，小聲陪笑說道：“好像在宮裏沒見娘娘戴過。”

“那塊玉玦雖然挺溫潤的，但那水青兒太淺...當年當姑娘家地時候時常戴著，如今本宮便不合適了。”

洪竹討好說道：“娘娘天姿國色。明媚不減當年，和姑娘家有什麼差別...再淺的水青兒都合適。”

皇後眼中閃過一絲厲色，壓低聲音喝道：“說話越來越放肆了！”

洪竹麵色大驚，趕緊重重地掌了自己的嘴一下，卻依舊沒有注意到皇後唇角那絲滿足的笑容，與眼波裏越來越濃地意味

皇後昨兒個就知道了繡布進宮的消息，這種小事兒她自然也不怎麼操心，自然有宮定例，往各處宮裏送，太後那邊自然是頭一家。還有宮中那些有名份的娘娘一人送些，最後便輪到了長公主所在的廣信宮。雖然皇後一直不怎麼喜歡這個小姑子，但是為了自己的兒子。也得著力巴緊著。

這時節東宮後廂便是在忙著分布繡布的事情，洪竹伺候完皇後，便沒有什麼具體事兒，他左右無事，便站在門外盯著那些身材苗條的宮女們忙碌。眼光盡在那些宮女們豐滿微翹的臀上掃著。

忽然覺著腰間一痛，扭頭看去，隻見一個眉眼兒裏盡是嫵媚勁頭兒的宮女正恨恨地看著自己。

他不由低聲叱道：“秀兒你瘋了！這麼多人。這是在宮裏！”

這個膽子大到敢掐東宮首領太監的小宮女，便是範閑曾經聽到地那個秀兒，也是洪竹在深宮寂寞之中找的一個伴兒。

秀兒咬著下唇咕囁道：“你眼睛都在往哪兒瞄呢？你也知道這是在宮裏？”

洪竹嘻嘻笑了兩聲，哄了兩句，心想自己一個太監，也隻好用眼睛手指頭過過癮，值當吃醋？他並不以為意，

隻是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好奇問道：“你到這兒來做什麼？”

他忽然心頭一驚。壓低聲音說道：“別是要你去各宮裏送繡布？”

秀兒好奇看著他緊張的神情，微愕說道：“不是...不知道今兒怎麼回事兒，娘娘忽然記起一件好久都沒有用地小物件兒，要我進廂房找找。”

洪竹心情微鬆，小心問道：“是什麼物件兒？”

“一塊淺青的玉玦。”秀兒嘟著嘴說道：“也不知是誰多嘴，讓娘娘想起這東西來...這都多少年沒有用的東西，一時間怎麼找的到？如果找不找，怎麼向娘娘交代？”

洪竹心頭大喜，知道自己先前說的話終於起了作用，皇後娘娘終於想起要找那塊玉玦。

便在這時候，一位宮女掩嘴笑著從他二人身邊走過。

秀兒惱火嗔道：“笑什麼笑？”

那位宮女吐了吐舌頭，說道：“就興你們笑，我笑不得？”

慶國地皇國，其實並不如百姓們所想像的那樣光明堂皇，但也並不如那些家所虛構的一般黑暗恐怖。尤其是東宮裏，皇後心知肚明自己地弱勢與無奈，所以刻意在這些細微處下功夫，對於宮女太監比較溫和，禦下並不如何嚴苛，存著個廣結善緣的意思。

而洪竹也是個慣能小意謹慎的人物，哪怕如今成了首領太監，對於下麵這些人也不怎麼頤指氣使，所以那位宮女才敢開他們二人的玩笑。

“這是去哪兒呢？”洪竹微笑看著那個宮女，以及宮女身後抱著兩卷上好繡布的小太監。

宮女笑嘻嘻地行了一禮，說道：“這是送去廣信宮的。”

洪竹笑著點點頭，讓她去了。

...

...那名宮女叫王墜兒，能有姓氏，說明在東宮裏還是比較受寵的人物。她帶著兩名小太監來到廣信宮外，知道長公主殿下的習氣，揮揮手便讓兩名小太監候在外麵，她一個辛苦地抱著繡布進去。

宮裏自然有長公主的宮女們接了過去。既然是代表皇後過來地人，長公主自然也隨意和那名宮女說了幾句話，問皇後娘娘好，便打發她出去了。

廣信宮裏安靜無人時。長公主才轉到屏風後，看著那個滿臉幸福神色的慶國太子，溫和笑著說道：“治國三策背好了沒有？”

太子癡迷地望著她，點了點頭。輕輕地握住了長公主柔若無骨的手，就像捧著一方脆弱易碎的玉石那般，捧到了自己地臉旁，蹭了一蹭，輕聲說道：“乾兒已經背好了。”

長公主輕輕用手指點了點他的眉間，看著太子眉宇間那抹熟悉的痕跡，不知怎地，心頭一慟後複又一軟，用雙手捧著他的臉，眼波微動。柔聲說道：“乖，好好背給姑姑聽。”

東宮之中，皇後娘娘正在發脾氣。因為宮女們找了許久，還是沒有找到那塊水青兒地玉玦，這讓皇後的心情很不好。

秀兒膽顫心驚地站在皇後身邊，心裏想著，這位主子怎麼今天偏要在那塊玉玦上下功夫？她哪裏知道。皇後是被洪竹的話語所觸動，想覓些許多年前的光陰尾巴。

“給本宮仔細地找！”皇後十分生氣，隻是偶爾一動念想找個東西。結果卻偏生找不到，自己禦下寬厚，這些奴才們居然翻了天！她也隱約聽說過，宮裏有些手腳不幹淨的家夥，但是沒想到居然有人敢膽大包天到在東宮裏伸手。

想到自己在皇宮中孤立無援，現在居然被這些狗奴才們欺到頭上來，皇後氣的嘴唇直抖，對著麵前跪了一排的太監宮**寒說道：“庫房裏找不到，就在各房裏搜！”

底下跪著的那排人麵色極其難看。紛紛在心裏想著，這難道是準備抄宮。右下方的那三個小太監更是嚇的臉色慘白，心裏駭異無比，因為東宮裏那些陳年不用地小物件兒基本上都是被他們偷出宮去賣了，先前皇後說的那塊玉玦也在其中。

好在此時眾人都被皇後尖銳陰厲的訓斥嚇地極慘，臉色都不怎麼好，所以這三名小太監內心的小鼓並沒有被旁人查覺。

皇後把右手重重地往案上一拍，右手中指上的那塊祖母綠扳指啪的一聲被摔碎了，大火說道：“查出來是誰手腳不幹淨，也不用再回我，直接給我打死了去！”

洪竹低著頭看著案上地上的那些祖母綠碎片，苦笑想著，這塊扳指可比那玉玦值錢多了，但他清楚皇後是要偶一動念，內心惱火，借此立威清宮，也不好說什麼，微微欠身，領了命，便帶著一些上等宮女太監在宮裏搜了起來。

一時間東宮後方地廂院裏腳步陣陣，翻箱倒櫃聲大起，就如同是抄家一般，令人說不出的令人心悸。

那些老老實實在門外等著命運吩咐的宮女太監們並不怎麼擔心，就連那三個經手地小太監也不害怕，因為這種事情做的多了，誰也不會傻到把那些犯忌諱的贓物藏在自己房裏。

然而。

看來有人確實這麼傻。

...

三個小太監傻了眼，而本來是帶著驕橫之色看著眾人的那名宮女臉色倏地一聲慘白了起來，尖聲說道：“這不是我的！這不是我的！”

洪竹為了避嫌，沒有親自進去搜，但當看到一名太監從那宮女床下搜出那塊玉玦來時，他忍不住歎了口氣，望著那名宮女搖了搖頭。

這名宮女，正是先前送繡布去廣信宮的那位，她臉色慘白，眼神裏一片迷亂，啪的一聲跪到了洪竹的麵前，抖著聲音說道：“小洪公公...不關我地事，不關我的事...不關我的事...”

真正偷了這塊玉玦的三名太監麵面相覷，心想這塊玉玦不是已經賣出宮了，怎麼又會忽然出現在東宮裏，出現在那位宮女的手中？三名太監後背一下就嚇出汗來，因為贓物出現，誰知道呆會兒會審出什麼問題來。

洪竹皺眉看著跪在自己身前的宮女，歎了口氣，說道：“綁了，等著娘娘發落。”

幾個壯實些的太監上前把那宮女掀翻在地，用麻繩結結實實地綁了起來，那宮女已經嚇得人事不省，隻能不停地淒聲喊著冤枉，說自己從來沒有見過這塊玉玦。

洪竹搖搖頭，往前宮去覆命，那三名太監對視一眼。由一位膽子大些的跟了上去，跟在洪竹的身後壓低聲音說道：“公公，娘娘先前的意思是找到東西就直接把那犯賤地打死...這時候和娘娘說，隻怕娘娘心裏會不痛快。連累了公公不好。”

洪竹停住腳步想了想，說道：“這事兒太大，還是等讓主子們說話，咱們這些做奴才的，可別太多事兒。”

那太監的眼裏閃過一道失望之色，他原本想著借洪竹的手，直接把那宮女杖殺，那不管那塊玉玦是怎麼再次進地宮，隻要人已經死了，玉玦又回來了。怎麼也不會查到自己身上，沒有想到洪竹竟然還是要去請皇後的命。

“事情哪有這麼簡單。”洪竹冷笑著，寒寒地看著他一眼。說道：“她一個人哪裏這麼大的膽子偷宮中的東西，一定另有幫手幫她遮掩，就算沒有幫手...但這東西從哪裏來，呆會讓內廷的人仔細審，一定能審出源頭。”

那太監心頭大寒。心想這源頭...如果真的下去，還不是得把自己三人揪出來，可是他是無論如何也不敢向洪竹坦承此事。隻是試探著問道：“不知道娘娘會怎麼處置。”

“真正查到這宮裏的禍害...亂杖打死是好的，就怕扔到天牢裏去被監察院的那幫變態折騰。”洪竹歎了口氣。

那太監眼珠子一轉，吞了口恐懼的口水，說道：“畢竟是宮裏地事情，如果讓內廷和監察院的人查，隻怕...娘娘也會沒了臉麵，要不...咱們自己先查一查？”

洪竹似乎被這話說的有些心動，用餘光一瞥，恰好瞧見那太監眼中地一抹殺意。笑了笑，便點了點頭，吩咐

道：“用心審。”

...

而等到了前宮的寢殿，洪竹卻是換了另一副嘴臉，先將已經查到的消息告訴了皇後，卻又誠懇無比地勸說皇後以寬仁處置，畢竟太後這幾日在吃素，如果出了人命，隻怕老人家不喜。

皇後本來十分惱怒，但被洪竹勸說著，也漸漸消了氣，手中拿著那塊水青兒的玉玦緩緩撫摩，皺眉說道：“有道理，不過死罪可饒，活罪難免，吩咐下去，給我重重地打！”

洪竹領命正準備去後麵，皇後卻又喚住了他，說道：“你去做甚？交待下去就好...你留在本宮這裏，向來聽你自誇手巧，編個金絲絡子，好把這玉塊係起來。”

皇後的表情平靜，聽不出任何情緒。洪竹卻是心頭暗喜，心想如果讓自己去主持審問，誰知道會不會把自己牽連進去。

...

不知又過了多久，一位太監麵色難看地跪到了宮外，洪竹皺著眉頭過去聽他說了兩聲，臉色也難看起來。

他湊到皇後耳邊輕聲說了兩句。

皇後地娥眉皺了起來，厭惡說道：“真不吉利...吃不住打也罷了，總算有兩分羞恥心，曉得自殺求個幹淨...”這位國母隨意說道：“讓淨樂堂拖去燒了。”

洪竹心頭微顫，但他清楚，在這些貴人的眼中，自己這些奴才隻是被指使玩弄的對象，人命不如螻蟻，他沉默地欠身，然後去安排那名宮女地後事。

他知道宮女的死亡肯定不是自殺那麼簡單，一定是先前自己安排審她的太監...為了滅口，為了保住自己的榮華富貴，生命財產而暗中下的毒手。

不過這本來就是洪竹安排的事情，所以他也並不如何吃驚，隻是對那位無辜的宮女生起了一絲欠疚。

...

慶國皇宮極其闊大，占了京都四分之一的麵積，裏麵住著天下最尊貴的男人女人，也生活著天底下最卑賤地女人、不男不女的人。

[上一章](#)[回目錄](#)[下一章](#)